



## ■青春岁月

# 我家走出了陆海空三军

□周耀明 文/图

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随着征兵工作的开展，我家依次走出了“陆海空三军”。

1961年我从学校毕业，就被征召服役。记得8月的一天，按照《入伍通知书》，我们几个同学兴冲冲地来到上海延安东路浦东大楼报到，负责接待的是警备区政治部一位姓沈的大尉。他和我们握手后，就宣布我们应征入伍，并让大家穿上了崭新的军装。尔后，浦东高桥高炮团派一

辆车子，把我们拉往川沙县海边，到一个驻守在上海城隍庙的高炮连当兵。经过基层锻炼后，我先到川沙城厢镇守备团政治处当一名见习干事，后调到军队总部机关工作，一直穿的是草绿色的陆军军服。

1965年冬，新年度的征兵工作开始了。因哥哥是一名军人，我小弟对部队有着特殊的感情，积极响应政府号召，率先到人武部报了名。经初审、政审和身体

检查合格，海军接兵干部让他穿上了蓝灰色军装，并编入新兵连，带领他们来到浙江舟山海军部队服役。部队见小弟在卫生站学过医，将他分配到扫雷舰当卫生员。在舰艇部队，他两次被评为五好战士，两次嘉奖，立三等功一次，并光荣入党。后经专业培训，由士兵提拔为医助，继而晋升为军医。

1970年冬，上海地区开始冬季征兵。由于两个哥哥都在部队

## ■图片故事

### 可恶的石头

□王雄 文/图



那年元月，母亲又犯肾结石了。母亲在电话中说，经过B超检查，结石已经堵塞输尿管，医生说需要做手术把结石取出来。听母亲这么一说，我赶紧请假回家。

肾结石困扰了母亲好多年，母亲也吃过不少苦头。还记得小时候母亲就经常腰疼，那时医学不昌明，总是找不出病因，母亲发病的时候，腰疼得直不起身，严重的时候疼得在床上打滚。后来随着医学的发达检查出是肾里长有石头，每每看到被肾结石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母亲，我的心也揪着疼，恨不得可以分担母亲的痛苦。每次发作，就去医院打点滴吃止痛药。几十年来，肾里的石头像个可怕的恶魔一直在折磨母亲。

手术那天早上，我陪着母亲早早来到手术室等候。坐在门口的椅子上，母亲紧握着我的手，我能感觉到母亲的惊恐。母亲说：“我心里害怕呀，怕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”我安慰母亲：“妈，这只是一个小手术，不用害怕，我就在你身边呢，你不用担心，很快就能康复的。”母亲还是不放心，她交代了我好多重要的事情，还把银行卡、养老金的密码告诉我。我能深深体会到母亲的眷念和不安。

手术分秒过去，一个小时了，还不见母亲出了。我不免开始担心、焦虑。虽然说是一个小手术，但是做手术就有风险意外，我开始坐立不安。在我的焦灼中，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，主治医生出来告诉我，手术非常成功，石头全部取出来了。取出的石头放在一个盘子里，我数了一下，大小竟然有18粒，其中有一颗长达1厘米，其余的也有绿豆大小，还有一个细如沙粒。医生说一次取出这么大这么多的石头真是罕见。

取出的石头沾满了血迹，我拿回去清洗干净，排列好之后用相机拍照，照片中的石头隐约可见血迹。这就是折磨了母亲几十年的石头呀，看到这些可恶的石头，我恨不得把它们击得粉碎。可是我没有这样做，我要把那些石头保留下来，它能让我想起母亲曾经受过的苦难与折磨，提醒我平日里要多关心母亲，孝顺母亲。

手术过后的三天时间里，母亲不能下床。我为母亲端屎端尿，喂饭递水，尽心服侍。这么多年来，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我，现在是我尽孝的时候。羊羔跪乳，乌鸦反哺，做子女的应该在父母的有生之年尽孝，以免留下终生遗憾。

## 副刊【情怀】15



## ■家庭相册

### 祖孙情深

□刘国文 文/图

俗话说：老儿子，大孙子，老太太命根子。这话一点儿不假。儿子出生以后，就和奶奶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。每当看到母亲和儿子其乐融融欢声笑语的情景，我的心中就会涌起无限的感慨：隔辈亲，亲又亲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血缘的亲情是无法替代的，也是最为真挚的。对于中老年人而言，享受祖孙之间的天伦之乐，是任何物质享受都无法替代的快乐。

儿子两周岁的时候，便被母亲接回了乡下老家帮我照看。母亲脾气大，从小对我们兄弟三人要求很严格，只要我们犯一点儿错误，就会受到母亲严厉的批评，甚至还会招来一顿暴打。然而，儿子在老家却是母亲的掌中宝，无论他多么调皮、多么顽劣，母亲都会笑眯眯地看着孙子，舍不得动他一根手指头。记得有一次我们回家，母亲在蜂窝煤炉上炒菜，儿子在一旁好奇地看着。等母亲转身拿盐的工夫，儿子麻利地用煤铲从蜂窝炉下铲起煤渣倒进菜里。我气得上前举起手就要打儿子，母亲看到后，一把将孙子拉进怀里，不让我打。我气呼呼地问儿子：“你为什么要把煤渣往锅里倒？”儿子委屈地说：“我想帮奶奶放盐。”听了儿子的话，母亲哭笑不得，打趣道：“看看，我孙子知道心疼奶奶，想帮奶奶干活了。”然后，母亲柔声细语地对孙子说：“宝儿，煤渣是土色的，盐是白色的，记住了么？”儿子点点头，母亲摸着儿子的头开心地笑了。

在县城的家里，每当儿子调皮，我呵斥他的时候，他都会噘着下嘴唇我说：“你再这样，我回老家告诉奶奶。”“告诉奶奶”成了儿子的口头禅。有时因为顽皮或作业不认真，我说他几句，他就会在台历上写道：“回家告诉奶奶，爸爸又训我了。”在儿子的眼里，奶奶就是他的靠山。儿子10岁那年，母亲因病去世，爱说爱笑的儿子很长一段时间不和大人交流，放学回来后就把自己闷在屋里。一次，我看到儿子的屋里冒烟，急忙进去。只见儿子正在屋子里点火烧纸，我忙用水把火扑灭，并气得打了儿子一顿。等我清理灰烬时，发现了一张未燃的稿纸。我拿过一看，是儿子写给奶奶的信。信中写道：奶奶，你在天堂还好么？孙子想你了。看着儿子那稚嫩的话，我把儿子搂进怀里，泪流满面。

### 更正

1月7日本版《互助卡，暖暖的温情》一文，作者应为崔汉婕。特此更正。



### 南瓜叔

□王建成 文/图

瘦小身材，黝黑面色，长年穿一件土蓝布夹袄，未曾开口先带笑。我小时记得他，今天还常想起他，一位与我家有50多年交情的农民，那就是南瓜叔。

南瓜是他的小名，南瓜叔是我从小对他的尊称，他的大名叫王家兴，与我同姓，是闽北光泽县司前乡的农民。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，我父亲从部队下来没多久，由县委下派到该村，南瓜叔那时是村里的团支部书记。人淳朴热情，机灵肯干，极有人缘，很快与父亲成了朋友。

父亲在那里呆了三年，他们常在一起工作，闲时一起玩乐，打猎抓鱼种菜等，很是有趣。南瓜叔从小就聪明，没读几天书却认了很多字，还学会了珠算，所以后来能兼村里的会计。他有5个儿女，还要赡养老人，这么多张嘴就他一个强劳力，只有依靠勤劳、一年到头劳作来承担一个家。

父亲后来回城工作，南瓜叔依然和他保持密切的关系。新闻村离城100多里，父亲两三年会去一次，而他几乎每年都会来两三次。我第一次见到他还有模糊